

短篇小说选读第一辑

1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短篇小說選讀第一輯

短篇小說選讀 第一輯

班奈特等著 湯新楣等譯

* * *

今日世界出版社出版

香港九龍尖沙咀郵箱5217號

(登記證內版僑台誌字0066號)

港澳總代理：張輝記書報社

香港利源東街四號二樓

台灣總代理：新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八四號

郵購劃撥帳戶110075號

* * *

1977年10月第4版

定價：HK \$2.00 NT \$20.00

封面設計：蔡浩泉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Vol. 1

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 by Stephen Vincent Benet.
Copyright © 1936 by Stephen Vincent Benet. Copyright
renewed 1964 by Thomas C. Benet, Stephanie Benet Mahin
and Rachel Benet Lewis.

The Shepherd's Daughter by William Saroyan. Copyright,
1934, by the Modern Library, Inc., New York, Inc. Re-
printed by arrangement with Random House, Inc.

An Occurrence At Owl Creek Bridge by Ambrose Bierce.
Published by permission of A. & A. Boni, Inc., New York.

4th printing

October 1977

THE ART OF THE SHORT STORY · 1

短篇小說選讀第一輯

英漢對照

CONTENTS

目次

THE DEVIL AND DANIEL WEBSTER ① 捉鬼記
by Stephen Vincent Benet 湯新楣譯

THE SHEPHERD'S DAUGHTER ②⑤ 牧羊女
by William Saroyan 丘佩華譯

AN OCCURRENCE ③⑩ 梟河橋上
AT OWL CREEK BRIDGE 戴天譯
by Ambrose Bierce

史梯芬·文森·班奈特(一九八九——一九四三)是現代極多才多藝而且平民化的一位作家，不幸壯年即謝世，在戰時盡瘁於宣傳工作，功勳卓著，積勞成疾是其中原因之一。他和他的哥哥威廉·羅斯·班奈特出身於軍人及書香世家。他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伯列翰，在耶魯大學畢業後便去法國在巴黎大學深造，在那裏他和班奈特夫人相遇並且認真開始寫作。他所寫的那首約翰·布朗的屍體得一九二九年普立茲詩獎，一九四三年他的遺作西方之星發表，那是描寫美國發展沿革的一首史詩，一九四四年再得普立茲詩獎。他寫過智慧之始與西班牙刺刀兩部長篇小說都不甚成功。但是他的短篇小說卻將和詩共垂不朽，捉鬼記曾經搬上銀幕並且改編為歌劇，是美國民間文學的代表作。

捉 鬼 記

史梯芬·文森·班奈特

這是麻薩諸塞州和佛蒙特州及新罕布什爾州接壤的邊區地方的人所說的一個故事。

不錯，丹尼爾·韋伯斯特已經死了——或者，至少是，他們已經把他葬了。可是每逢馬斯菲爾德一帶有雷雨，他們說你就可以聽見蒼穹中他那洪亮的聲音，他們還說你如果到他墳墓前清楚而大聲的叫，『丹尼爾·韋伯斯特——丹尼爾·韋伯斯特！』地就開始震動，樹也開始搖晃。不久你便聽到一個低沉的聲音說，『街坊，聯邦情況如何？』那你最好回答說聯邦穩如磐石，固若金湯，天下一統，否則他馬上便會從地底直躡出來。至少我小時是這麼聽說的。

你知道，他一度是全國最偉大的人。他從未做上總統，可是最偉大的人是他。成千上萬的人虔信他僅次於上帝，他們所講的關於他和他所做的事情的故事都如聖經上的關於各族始祖的故事。他們說，他站起來講話時，星條從天上掉起來，有一次他痛斥一條河流，把它罵得沉到地底下去。他們說，他帶着他那『統殺』漁竿在林中散步時，鱒魚會從河裏一逕跳進他的衣袋，因為它們知道跟他對抗徒費功夫；他為一樁案件辯護時，能說得天使動容，地底震撼。他就是那麼樣的一個人，他在馬斯菲爾德的農場也樣樣都如他的意，他養的雞渾身上下都是白肉，乳牛都得到像孩子似的照顧，他名之為歌里亞的那頭公羊，角彎得像是牽牛花藤，硬得能把鐵門撞穿。可是丹尼爾並不是擁有田莊的鄉紳；他對於農事完全在行，天還沒亮便秉燭起身，打點工作。嘴如獒犬，額高如山，兩眼若炬，這便是丹尼爾·韋伯斯特春秋鼎盛的寫照。他辯護過的最大案件，史籍上並無記載，因為那是他和魔鬼的爭辯，他使出渾身解數，出盡八寶和魔鬼打得不分上下。我聽說故事是這樣講的。

當時有個名叫傑貝茲·史東的人，住在新罕布什爾的父角鎮。講起來他並不是壞人，只不過命運坎坷，要是他種玉蜀黍，就有穿孔蟲爲患；種馬鈴薯，就有蛀蟲。他的地够好，但是使他興旺不了；他的妻小都不錯，可是孩子越多，東西就越不够吃。要是他鄰居的田裏突然出現了小石塊，那他的地上便有大圓石頭翻滾；要是他把一匹患飛節肉腫的馬掉換，那麼換來的馬準有暈倒症，換的時候還得貼上一點甚麼。顯然有的人天生是這麼倒楣。可是傑貝茲·史東有一天終於對一切都厭煩了。

那天早上他在耕田，犁頭忽然撞在一塊石頭上給弄斷了，而他發誓前一天那塊地上並沒有這麼塊石頭。他望着折斷的犁發歎時，前面的馬又咳嗽起來，就是那種發病須找獸醫療治的那種連珠咳，他家裏有兩個孩子在出疹子，妻子在鬧病，他自己的大拇指上又長了個膿泡。傑貝茲·史東真是忍無可忍了，『我發誓，』他帶着生死置之度外的神情環顧四周說，『我發誓這真够逼得人想把靈魂賣給魔鬼了！好，我兩分錢就賣給他！』

他跟着便對他自己講出這些話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不過他身爲新罕布什爾人，當然言出如山，決不收回。不過收不收回都是一樣，因爲到了晚上，據他所知，他的話並沒受到注意，於是他心裏覺得舒服一點，因爲他是個篤信

宗教的人。但是就像寶書上所說的，他的話遲早會受到注意，一點兒不差，第二天吃晚飯光景，一位身穿黑衣，談吐溫和的陌生人駕着一輛華美的敞蓬馬車來到，找傑貝茲·史東說話。

傑貝茲當即告訴妻小，說來者是位律師，是爲了一筆遺產的事來看他的。可是來者何人，他心裏有數。他不喜歡那陌生人的長相，也不喜歡那人一笑起來就齜牙露齒。那嘴牙齒又白又多，有些人還說個個都磨得尖尖的，這點我可不能斷言了。還有一點也使傑貝茲不快，便是狗瞧了陌生人一眼，就猶猶豫豫地夾尾跑了。可是他話已經說出去，多少總得算數，於是他們倆便走到馬房後面去，成了交易，傑貝茲要扎破手指滴血簽字，那陌生人就借給他一根銀針，扎破的地方後來好了，卻留下了白色小疤。

嗣後，傑貝茲·史東突然否極泰來，他的乳牛長得肥肥的，馬油光光的，莊稼備受近鄰的羨慕，雷霆雖然在山谷各地施威，可是偏不會殛擊他的馬房。不久，他便成爲地方上的一個殷富；他們請他競選行政委員，他便照辦；後來又有選他爲州參議員的說法。總而言之，你不妨說史東全家就像貓在牛奶房裏那樣高興和心滿意足。他們真的是如此，祇有傑貝茲·史東不然。

最初幾年他倒是躊躇滿志，一個人霉運全消，自是一大喜事，它使你少了許多煩惱，不過，他手指頭上的那個

小白疤不時會使他感到刺痛，下雨天尤其如此。還有，那個陌生人每年總要分秒不差地駕着華美的馬車在他家旁邊經過一次。到了第六年，陌生人來到之後還下了馬車，從此以後，傑貝茲·史東便如坐針氈了。

那陌生客穿過低田走上來，用手杖不斷敲他的皮靴，那是一雙很漂亮的黑靴，可是傑貝茲·史東始終覺得它們不順眼，尤其是鞋尖部份。天一黑之後，那陌生客便說，『啊，史東先生，你真有幹勁！你這塊產業可真不壞啊！』

『嗯，有的也許喜歡有的也許不喜歡，』傑貝茲·史東說，因為他是新罕布什爾人。

『哦，你對你的勤奮不必謙虛！』那陌生客齜牙咧嘴，十分悠然地說，『橫豎咱們都知道已經下了甚麼功夫，一切都是按照合同和規格辦的。所以，阿哈——抵押明年到期時，你不應該再有任何遺憾。』

『先生，講到那抵押，』傑貝茲一面說，一面仰天俯地在求援，『我開始有些懷疑。』

『懷疑？』陌生客不大高興地說。

『可不是嗎？』傑貝茲·史東說，『這是美利堅合衆國而我一向是個篤信宗教的人。』他咳了咳，清清嗓子，膽子比較壯了些。『先生，』他說，『我對那抵押證在法庭上的作用開始很懷疑。』

『法庭是多得不堪勝數的，』陌生客咬着牙說。『可是咱們不妨再看看原來的那張文件。』他掏出一個裝滿文件的黑皮夾子，『謝爾文、史林德、史蒂文斯、史東，』他唸唸有詞道：『我，傑貝茲·史東，以七年爲期……』啊，一點沒錯，我想。』

可是傑貝茲·史東並沒聽他的，因爲他見到有東西從皮夾子裏飛出來，那東西看來像是飛蛾，卻不是飛蛾。傑貝茲·史東瞪着眼望着它，它似乎用一種既小又尖的聲音，雖然極爲微小卻毫無疑問是人的聲音對他說話，『史東老哥！』它拼命叫，『史東老哥！救救我！』

可是傑貝茲手腳還沒來得及動，陌生客便遽地掏出一條大手帕，像撲蝴蝶似的把它捉住，然後動手把手帕的兩端紮住。

『對不起，這段話被打斷了，』他說。『我剛才不是在說——』

可是傑貝茲·史東像受驚的馬似的，渾身抖顫。

『那是守財奴史蒂文斯的聲音！』他嗓子嘶啞地說。『而你把他包在手帕裏了！』

陌生客臉上略有窘色。

『是的，我本來真應該把他轉放到搜集箱去。』他詭笑說，『可是那裏面有些實在罕見的標本，我不要它們受擠，哈，哈，這些小差池總是免不了的。』

『我不知你說的「差池」是甚麼意思。』傑貝茲·史東說，『總而言之那是守財奴史蒂文斯的聲音，而他還沒死！你不能說他已經死了。他星期二還敏捷小氣得像個山鼠一樣哪！』

『在活着……』陌生客說，作出虔誠的樣子，『你聽！』跟着山谷裏開始敲起喪鐘，傑貝茲·史東聽得臉上直流冷汗。因為他知道那喪鐘是為守財奴史蒂文斯敲的，他已經死了。

『這些老賬，』陌生客嘆息說，『實在不忍心結。不過生意是生意。』

他手裏仍拿着塊大手帕包，傑貝茲·史東見到那手帕包拼命一直在翻飛掙扎，心裏難受萬分。

『它們都是那麼小嗎？』他嘶啞地問。

『小？』陌生客說，『哦，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不，它們大小不同。』他用眼睛朝傑貝茲·史東打點一番，齧出一嘴白牙。『史東先生，別擔心。』他說，『你會屬於很好的等級。不把你放在搜集箱內我纔不放心呢。可是像丹尼爾·韋伯斯特那樣的人，當然——嗯，我們必得替他造一個特別的盒子，而且就是裝在特製的盒子裏，那翼展也會大得使你吃驚，他一定是件精品。我真希望我們能够把他弄到手，不過，講到你的事，我剛才正在說——』

『快把那手帕拿去！』傑貝茲·史東說。他開始一面央求一面禱告，結果他祇能爭到延期三年，而且還有條件。

你沒有做過這種交易，你就不會知道四年可以快得多麼快，到了四年的最後幾個月，傑貝茲·史東已經名聞全州，人們已經在講要提他做州長候選人——而他卻有一切功名都成糞土的感覺，因為他每天早上起身便想到『又過掉一夜』，每天晚上在床上一躺下，他便想起那黑皮夾和守財奴史蒂文斯的靈魂，心裏着實難受，最後他再也忍不住了，於是便在這最後那年的最後幾天裏套馬驅車去找丹尼爾·韋伯斯特。因為韋伯斯特在新罕布什爾出生，離開叉角鎮祇有幾哩，並且人人熟知他對老鄉舊鄰格外厚道。

傑貝茲·史東在大清早到達馬斯菲爾德，可是丹尼爾已經起身，正用拉丁文對他的農場工人講話，和他那頭名「歌里亞」的公羊角力，試騎一匹新的快步走馬，寫駁約翰C·柯爾洪的演說辭。可是他一聽說有個新罕布什爾人來訪，便立刻把他手頭的事統統放下，因為丹尼爾的性格就是如此。他請傑貝茲·史東吃了頓五個人都吃不了的早餐，談起叉角鎮男男女女每個人的身世，最後才問有何效勞之處。

傑貝茲·史東說出這是一樁抵押案子。

『啊，我已經好久沒替一樁抵押案子辯護了，現在，一般說來，除了在最高法院外，我根本不出庭辯護了。』丹尼爾說，『不過祇要我行的話，我就一定幫助你的。』

『那麼這就是我十年來頭一次得到的希望，』傑貝茲·史東說，同時把事情的本末講給他聽。

丹尼爾一面吃一面走來走去，兩手背叉着，有時提出一個問題，有時候兩眼俯視着地板，彷彿銳眼如鑽，要把地板看穿。傑貝茲·史東說完之後，丹尼爾便鼓起嘴巴吐出一口氣，然後他轉身面對着傑貝茲·史東，臉上露出笑容，就像旭日從蒙納諾克峯後升起一樣。

『史東老哥，你可真把命賣給魔鬼了，』他說，『可是我決定替你打這場官司。』

『你真肯嗎？』傑貝茲·史東簡直不敢相信地說。

『是呀，』丹尼爾·韋伯斯特說。『我還有大約七十五件別的事要做，而且還要把米蘇里折衷案弄妥，不過我接下你的案子，要是兩個新罕布什爾人對付不了魔鬼，那我們倒不如把國土還給印地安人算了。』

他後來跟傑貝茲·史東握手時又說，『你是趕到這兒來的嗎？』

『嗯，我承認我沒有耽誤時間，』傑貝茲·史東說。

『那你回去時候還要快，』丹尼爾·韋伯斯特說。他接着便吩咐人把「憲法」和「星座」那兩匹馬套上車。那是一對毛紋相同的灰馬，各有一隻白色的前蹄，其快如電。

我也不用多說，他們到了之後，史東全家有偉大的丹尼爾·韋伯斯特這麼個客人是多麼興高采烈。傑貝茲·史

東的帽子，在半路上馬車趕過一陣風時被風吹掉，可是他對此並不介懷。吃完晚飯後，他便叫妻小統統去睡，因為他有特別重要事和韋伯特先生談，史東太太要他坐在前面客廳裏，可是丹尼爾·韋伯特先生知道前廳是怎麼樣的，他說他喜歡在廚房裏坐。所以他們便在廚房裏面對面坐着，中間有一張桌子，桌上擺着一壺酒，灶裏燒着旺火，等待那陌生客到來。按照規定，陌生客在鐘敲十二點時便會來到。

對大多數人來說，有丹尼爾·韋伯特和一壺酒作伴是再好也沒有了，但鐘每滴答一聲，傑貝茲·史東的心情便沉重一分。他的眼睛不斷東張西望，雖然他品嚐壺裏的酒，可是你可以看得出他根本嚐不出酒味兒。最後，鐘敲十一點半了，他伸出手去一把抓住丹尼爾·韋伯特的臂膀。

『韋伯特先生，韋伯特先生！』他害怕得連說話的聲音都發抖，但也帶有一種豁出去、甚麼都不在乎的勇氣，『韋伯特先生，看上帝的份上，你還是把馬鞍駕上，趁能走時就走罷！』

『老哥，你從那麼遠把我弄來，就是要告訴我你不喜歡我和你做伴嗎？』韋伯特一面斟酒一面安詳地說。

『我真是個可憐虫！』傑貝茲·史東唉聲嘆氣說，『我老遠把你弄來，現在我纔知道我有麼糊塗！他如果要的話就把我帶走吧，說老實話，我可不想跟他走，然而我受得了，可是你是聯邦的砥柱，新罕布什爾州的好男兒，韋伯特先生！一定不能着了他的道兒！』

丹尼爾·韋伯斯特望着那心急如焚的人，在爐火映照下，臉色灰敗，身子發抖，於是便把手按在他的肩膀上。

『史東老哥，我很感激你，』他柔聲說，『你的心意很好。可是桌上有壺酒，手裏又有樁案子。而我平生對酒和案子從不半途而廢。』

就在這時候聽到敲門聲甚厲。

『啊，』丹尼爾·韋伯斯特十分冷靜地說，『史東老哥，我以為你的鐘慢了一點。』他走向門去把它開開，『進來，』他說。

陌生客走進來——在火光中顯得黝黑而高大。他脅下挾着一個蓋上有小氣孔的黑漆盒子。傑貝茲·史東一見那盒子便低叫一聲，縮到房間的一角去了。

『想必是韋伯斯特先生，』陌生客說，他很客氣，不過銳利的雙眼卻像深林中的狐眼一樣。

『傑貝茲·史東的辯護律師，』丹尼爾·韋伯斯特說，他的兩眼也兇狠狠地瞪着，『請問尊姓大名？』

『敵人的姓名着實不少，』陌生客漫不經意地說。『也許今天晚上叫我死拉扯就行了，這一帶的人常常這樣叫我。』

然後他靠桌坐下，替自己倒了一杯酒。酒在壺裏本是涼的，可是斟入酒杯時卻冒着熱氣。

『現在，』陌生客齜牙笑着說，『我請你以奉公守法的公民的身份，幫助我收回我的所有物。』